

第十一回 收異士月下談心 娶美人燈前識認

姻緣非偶總由天，怪殺狂且強欲連。
靈鳳莫將梟鳥伴，神龍豈與蚓蟲眠。
才高不墮好人計，智足偏居策士先。
具得閩英冰雪志，隨他風浪自安然。

話說韓侂胄罪盈惡貫，被吏部侍郎史彌遠，擁兵殲殺於玉津園側。那時朝綱復振，奸黨盡除，惟金、元二處，來侵疆界。史彌遠時切中興之志，朝夕勵精圖治，將向來無辜革斥含冤受戮的大臣，懇切詳明，具一奏疏。聖上大駭，方知梅馥等盡忠受戮，趙汝愚等無罪罷去。追僧從前被奸臣蠱惑，侮旨弄權，鋤害忠良，不勝痛惜。即以史彌遠為右丞相，大敕恩旨，該部查得凡被奸臣韓侂胄所罷去的，仍復原職，假旨受戮的，拔子宮爵，以旌其忠，或罷去已經身故者，著本處府縣，護其里居，以便涵養後進，又把朱先生等一輩道學，追封賜諡。此旨一下，真個朝野歡慶，人民悅服，好個熙和世界，且按下不題。

且說梅公子索性豪爽，秉志端方，不料命運舛錯，抑鬱幾載，天之困頓英雄，已到極處。忽被馮畏天逐出，縣差誤捉，真乃驚中得喜，死裡逢生。馬有德款留任所，候至秋試求取功名。馬有德得聞此恩旨，大喜。對梅公子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先老師一世精忠，今蒙聖恩獎拔，候部查覆，年兄自然格外優擢。不日寵膺簡命，馳驅皇途，大展經綸，克繼先人緒業，忠孝兼標，乃天地間不數出之奇男子也。」梅公子肅然起謝道：「年兄無乃謬譽乎？人生在世，有怨當雪，受德當酬，轟轟烈烈，幹蓋世之功名。見天下有不平之事，起而平之，遇有難之人，扶而救之，此之謂奇男子。今弟不才，淹蹇忍辱，因人成事，未嘗建一功，立一業，謬叨聖恩。藉先人之遺績，叨恩爵以為榮，此實赧顏愧心也。然弟撫心自問，有個妄想，處今之時，度今之勢，內奸雖除，而外寇未靖，若不奮除外患，終致遺害腹心。有志國家者，乘此先為著鞭，建得一功，立得一業，上答聖恩，下顯親志，庶慰平生之願耳。忝在契愛，許陳肺腑，故弟敢妄言之，而兄亦姑妄聽之可也。」馬有德正色道：「年兄豪氣凌雲，雄心萬里，有志者事竟成。」梅公子道：「弟志不在封侯萬里，而在雪怨酬恩。程松奸邪小人，久已竊位盜祿，謬列朝堂，豈非大丈夫所切齒。弟多遭不造，若無趙年伯，焉得偷生以至今日。又感馮年伯知遇之恩，目擊夫人、小姐，受伊叔之欺侮，弟不能稍為周全。又蒙萬壽庵僧之慷慨，徐魁之仗義，皆是莫大之恩，尚未酬報，豈非大丈夫又當撫臍自痛乎！」正談論間，忽聞外擊梆聲，馬有德出堂理事。

卻說馬有德向因豺狼當道，所以未蒙遷升，久居縣令。然馬有德是個冰清玉潔的人，催科又不苛。一應詞訟，俱片言折獄，當堂判語審結，不令遷延日月致房科作弊，所以政平訟息，優閒自得。那民心感戴，真不啻如父母，敬之如神明。這日馬有德升堂理事，半晌進來，對著梅公子道：「地方獲一奇賊，剛纔拘審，實具非常伎倆，弟不勝駭異。當堂判語，敢以呈教。」梅公子接來看道：

審得孟宗政為盜，頗有劍俠之風。其竊趙華家也，斃四犬，而妙在一聲不吠；罄數箱，而奇在一線不留。又令窗扇不開，門扃如故，儼若從天而下者。至趙華夫婦天明欲起，索衣不得，始知被盜。豈左慈之變化耶？抑紅絲之神通耶？更可異者，即以本家之賊，告售本家，專使失主覺察。既覺而訊之曰：「是我家物。」彼即應曰：「是汝家物，執以送官。」官問曰：「汝是賊否？」即連聲應曰：「是賊，是賊！」噫！此豈偷兒行徑哉？彼蓋以世無知音，欲借此舉以顯技耳。查所盜之贓，纖毫不匿，完璧歸趙。此賊既非尋常之賊，何得以處尋常之賊之法處之？惜其才有可用，贖罪而編入隊伍，以當疆場之一助爾。

梅公子看罷，拍掌大叫道：「奇哉！天下有這樣穿窬之盜，罄數箱而門扃如故，斃四犬而聲息不聞。及至盜本家之物，還歸本家，真個遊戲三昧。年兄目為劍俠，借此顯技，可謂靈犀之照。今以編入隊伍，真使明珠出暗。但此人既具這樣才幹，借此醜行以顯技，吾所不解。年兄可喚他進來，使弟得一觀其面臺。」馬有德道：「有何不可。」即著人喚進來。孟宗政見了梅公子，作個揖挺然立著。梅公子把他仔細一看。但見：

劍眉直豎，漆眼圓光。兩耳下垂過頰，雙顴聳起，如峰。堂堂一貌渾身膽，凜凜多威遍體篆。莫作竊盜小偷兒，的是昂藏大丈夫。

梅公子大加贊賞道：「好一個偉男子，你鄉貫何處？」孟宗政道：「自家山東濟寧人氏，幼時父母雙亡，流落江湖學些武藝。」梅公子道：「你既會武藝，目今朝廷用武之秋，正好建功立業，為何作此偷竊醜行？」孟宗政道：「咱家並未曾偷竊，久有志於疆場。看見那奸邪專政，將士掣肘，未得成功，適足取禍，咱家怎受得這醜賤？故此遍遊四方，思量結識個好漢為知己。聞燕市古稱俠烈，特來一訪。不道所過州縣，俱是貪官污吏，倒叫咱不平之氣，橫溢胸中。來到此地，這裡老爺清廉神斷之名，如雷震耳，故此盤桓了幾天。昨出南門，只見那個老頭兒扳著鄰家閒話，咱家也不曉得他叫趙華。他恰好說著那偷兒的事情，說的說，笑的笑。那老頭兒誇口說：「若有個偷兒偷得我家的東西去，也算個好漢。」咱便聽著，咱一時耍氣，小試手段，要叫他服咱是個好漢。今日把原物送還他。誰料南邊人果然沒個好見識的，倒把咱家送到老爺這裡來。感老爺不加之罪，編入隊伍，這也是咱家心上不願的。」梅公子道：「據你的心上怎樣就願了？」

孟宗政把兩目睜露，雙臂舒開。說道：「大丈夫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。若遇個好漢，識得咱家，自便捐項踵赴湯火都是情願的了。」梅公子點首道：「好個俠客，好個大丈夫。」乃對馬有德道：「小弟正慮子身無伴，此天作之合，賜一義士，倘得追隨，則年兄之惠弟，終身永賴矣。未知臺意若何？」馬有德見他偉論鑿鑿，材貌魁梧，已是心欽意重。見梅公子欲收留作伴，不勝大喜道：

「士為知己者用，女為悅己者容。英雄聚會，自古甚難。但有此污行，誠恐有玷大方。」梅公子道：「孟嘗君養客三千，虧了雞鳴狗盜之徒，得脫虎狼之口，那用人豈是這樣論的。」孟宗政厲聲道：「這纔是個知己，纔為好漢了。請上，咱家有一拜。」梅公子道：「豈有此理。」馬有德道：「弟有個愚見，效了桃園故事罷。」梅公子大喜。孟宗政對馬有德道：「怎敢得罪老爺。」馬有德笑道：「若拘此腐見，又非好漢了。」孟宗政道：「既是好漢結識好漢，不必多言了。二位忘形下交，咱家雄心相托，此地便是桃園。」納頭便拜。二位也就同拜。馬有德大贊道：「好個直捷爽快。」於是大設筵席，三人道姓通名，觥籌交錯，豪飲談心。真是個：

英雄眼裡識英雄，頃刻相逢意氣同。

今日舉杯臨皓月，他年功業在其中。

是夜月色皎潔，三人暢飲，俱各酩酊。梅公子對孟宗政道：「兄既雄抱武藝，必有驚人之技，不識肯賜教一二否？」孟宗政道：「咱自幼學得劍術，因未逢寶劍，久失演習。」馬有德駭道：「我數年前，曾有異人授一雙寶劍，云日後自有用處。弟珍藏以待烈士，不期今日應兆於孟兄，豈非天作之合乎！」孟宗政聽了踴躍，大喜道：「快取出來。」馬有德忙喚小僮捧出。孟宗政接在手中，往燈燭之下細細觀看，果然好寶劍，光彩煥發，神色精明，影影俱有刻文。一刻文曰：

山破得錫，溪涸見銅，純口湛盧，歐冶之功。

一刻文曰：

剪爪斷髮，金鐵流淚，莫邪縵理，悲鳴玉匣。

孟宗政將劍供在桌上，恭恭敬敬拜了四拜道：「咱得此靈物，何快如之。」說罷，真個浩氣三丈，技癢難忍，也不辭遜，竟到庭中，月光之下，飛舞起來。真是，但見白光閃電，不見人形。梅公子、馬有德看得眼花撩亂，驚心駭目。少頃舞完，神色安然。打一恭道：「班門弄斧，莫笑。」馬有德道：「兄乃神人也。當今之世，如此英雄困厄，虎狼不得矢志，誠可浩歎。弟輩懦弱庸儒，僅握十管，甘拜下風矣。」一頭說，一頭斟一巨觴奉孟宗政，孟宗政一飲而盡。連飲數觴，捋捋須道：「二位倘欲酬恩雪怨，建功立業，全賴此一雙太阿之力了。」這句話正刺著梅公子的心事，不覺豪興勃然，苦於無處發洩。對馬有德道：「孟兄具此神技，配著年兄寶器，千古奇逢，弟與年兄豈可無題記以志不忘。」馬有德道：「年兄所言極妙，請先唱，弟當續紹。」童子捧著文房四寶來，梅公子帶著醉態，染兔毫，展花箋，揮成七言古風一首。送與馬有德看道：

黃輿之英化金劍，飛入洪爐鍛霜雪。

擬將銳彩照人寰，指定風雲見澄徹。

越工歐冶親為之，秦客薛燭稱絕奇。

錯鏤金環鎖瓊匣，龍吟幽寂誰能知。

太阿感泣龍泉悠，有志卓絕何日酬。

刃鋒當為知己用，清光騰躍風颼颼。

馬有德看罷大贊道：「年兄具此奇才，不減青蓮手眼。孟兄得此品題，愈使英雄壯色。弟何敢效顰呈醜。」梅公子道：「醉後狂妄，何足掛齒。年兄請速賜教。」馬有德也揮成五言一首，與梅公子看道：

寶劍芙蓉色，性比蛟龍靈，

常人不敢佩，藏以俟奇人。

少壯秉偉抱，英雄氣不群，

知己會佳夕，慷慨志凌云。

起舞睨皓月，光耀錯繽紛，

壯心何日已，麟閣標奇勳。

梅公子看了道：「好個知己會佳夕，慷慨志凌雲。年兄的調高筆勁，不亞子美，有此珠玉，則瓦礫自為削色矣。」孟宗政起身，將一巨觴斟酒道：「二位不須過遜，梅兄佳作，慷慨中帶悲憤，似有許多塊壘於胸中。請飲此杯，咱為梅兄澆下此塊壘。」又將巨觴對馬有德道：「咱的壯心早被馬兄道破，奉酬此杯。異日麟閣標勳，先卜於今夕。」三人大笑立飲。已而撤席烹茗，徘徊中庭，又閒話了一回。忽聽樵樓五鼓，三人各歸安寢。正所謂：

酒逢知己千鍾少，

話到投機徹夜濃。

話分兩頭，且按下一邊，再表馮畏天，擅作主張將閨英小姐許配程公子，擇日行聘出閣，好不得意。夫人，先前馮畏天來說親時，未知允不允，不在心上，今見納采期已近，又聞行聘後就要迎娶，好不氣苦。又不知程公子果然何如，聲息不通，身邊又無個心腹人可去探聽。左思右想，忽想著小姐的奶娘，老成知事，可以去得。於是悄悄喚來，吩咐要他去探個實落。奶娘道：「奶奶，老身全賴小姐養老送終的，初時聽見成了親事，心上甚是狐疑，就有個打聽的念頭，只因奶奶不提，那敢擅專。這是小姐終身大事，那二相公又是個……」說到此處縮了口道：「既然奶奶吩咐，老身去打聽的確，來回覆奶奶。」說罷，一逕去了。

這裡夫人懸望回音。自早上打發奶娘出去，看看午後尚不見回來，心上甚放不下。夫人正走到小姐那邊，看他做針指，只見奶娘氣沖沖進來，對著夫人把小姐一指道：「噯！小姐這樣命苦。」夫人先吃了一嚇，登時面如土色道：「罷了，自然不好的了。我且問你，為甚去了這半日？」奶娘道：「說起來話長，我當初有一個鄉鄰陳伯伯的兒子，自幼學做裁縫。我出門走不多幾步，只聽得叫我一聲。我是眼睛昏花，又且多時不見，那裡認得。仔細一看方纔記起是陳大官，承他不忘舊情，留我家去。我問他住處，他說，我就住在你們奶奶的新親間壁，我倒吃一鵝突，問他那個新親？他道：『阿呀，范雲臣的內姪，程公子攀了你們小姐，不日就行聘迎娶。你老人家一向伴在那裡，倒不曉得。』那時我也不等他留，隨他就走，直到家裡承他娘子裝上幾碟點心，我那裡有心緒吃，只要緊問話。他一五一十、細細的盡情得知。奶奶，你道怎樣的一個公子？噫！說出來真笑得殺人，氣得殺人哩。就是前日奶奶、小姐上墳去，那個張頭探腦，被二相公家幾個阿升罵浪蕩子、輕腳鬼，打得半死，磕頭如搗蒜，禿頭赤腳亡命逃去的這個。」夫人聽到此處，也不等說完，竟號啕大哭起來。

小姐道：「母親且休悲啼，待奶娘說完了再作道理。」奶娘把手一攤道：「說完他做甚，外邊人人曉得。那邊看上了小姐的美貌，這裡奉他的貴顯，貪他的銀子，再有什麼好言語到耳朵裡來。為今之計，夫人作速生個計較，回絕了這頭親事纔為上策。」說罷回轉外房，料理雜務去了。小姐低頭吁氣，沉吟思想。夫人對著小姐，剛要開口說些什麼，只見馮畏天進來衝斷了。小姐即回內房。夫人略將辭親的意思，露一句兒，尚未說完，早被畏天搶白了幾句。一路絮絮叨叨，踱出去了。夫人日夜悲啼，寢食俱廢。小姐恐母親過於悲苦，十分擔憂，只得放開懷抱，倒把好言安慰。

不一日，已是納采吉期。馮畏天清早過來料理回聘待媒，懸紅結彩，好不熱鬧。夫人只是坐在房中對著小姐啼哭。畏天差丫環婦女，請夫人看禮。再三再四，夫人那裡肯出去。畏天自來陪笑相勸，只得勉強去看。畏天指著禮物，嘖嘖贊賞道：「嫂嫂，那人家行禮委實闊綽，這副主婚禮，是與我的，我自收了。這些聘金、緞頭、釵環、花朵之類，俱該嫂嫂收去。」夫人道：「既是叔叔做主，俱是叔叔收去罷。」畏天笑道：「嫂嫂也落得不費心。也罷，都在我身上，少一缺二我做叔叔的陪贈也罷。」

頭說，一頭收拾。叫家人一股兒搬去，只剩下彩緞花朵，叫待月收進。小姐眼兒也不睬。畏天一朝大獲，甚是得意，就替憨哥定親行聘，攀了城內一個財主叫李兆卿。這是後話。

且表程公子行了聘，安心樂意，擇日娶親。那石秀甫賺了一樁銀子，正項謝媒與分外酬勞，約有百金。一日持了迎娶吉期過來，夫人痛割五內，憂傷過度，病臥牀褥。小姐只是好言勸解而已，時常默默躊躇。想了一回，對母親附耳低言說一回，又與奶娘附耳說一回。三人說說笑笑，連待月也不知就理。暗想道：「我只道小姐真正怨恨這頭親事，原來假撇清目。今要出嫁了，夫人干落落替他氣出病來，小姐倒歡天喜地。人家說得不差，養女兒是沒用的。」又自己想道，小姐出嫁少不得我是個隨嫁。前日那黃嘴鳥兒，銜牌算命的，說我命中該配個富貴公子。難道隨小姐去，把我做個偏房不成？一頭想，一頭笑道：「啐！想這樣夢裡兒的事。」只聽得小姐一聲叫喚，斷了想頭，答應去了。光陰迅速，不覺已是出閣日子。畏天買了幾件現成嫁妝，草草備辦去了。這日帶著憨哥來送姐姐上轎。畏天見夫人、小姐並無半句閒話，倒覺和順了些，心上歡喜不題。

且說程公子那日墳上見了小姐，神魂飄蕩，夢寐妄想，巴到今日。他的快心樂意，那裡形容得盡。只是大開筵席，廣集親朋。真個是：

重門掛彩滿堂紅，只聞鼓樂天仙降。

那些親朋交頭接耳說道：「受了一場大辱，費了一樁銀子，親眼看得中意，不知怎樣一個絕色的哩。」石秀甫與范雲臣跑得汗流浹背，好不趨奉獻功。只聽得爆竹連聲，鼓樂喧天，一片聲花轎臨門了。先是掌禮的詩句連篇，請出新人。男婦挨擠爭看月裡嫦娥，天仙降凡。那新人頭上兜著錦繡大紅袱子，那裡看得著。那些人只要望一望形影兒，也是難得的了。有的說：「走得不嫵娜，只怕金頭銀，橫長豎的哩。」有的說：「這幾步，那裡便見得。」有的說：「也有小腳的，走來極是平穩。」眾叢中唧唧噥噥，說說笑笑。那邊拜堂完事，迎入洞房合巹。禮畢，新郎未免要陪客飲酒。想道：「見時滿身素縞，尚且嬌媚出群，今夜靚妝豔服，不知怎生如花似玉的美貌哩。」摹想情深，不消說得。這些賓朋胡亂賀他幾杯酒，那老成的便起身散了。程公子到房中見新人低頭坐著。程公子滿面笑容道：「夫人請睡罷。」只是低頭不語。附近身側，把手摟肩道：「美人不要害羞。」一頭說，一頭俯首下去一看，立起身來。又把前日所見的容貌，模擬一回。又低頭一看，不覺心上疑惑。轉身來把燈火一照，挈起裙兒，把金蓮一看，吃了一嚇。大驚小怪喊將起來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」往外亂跑，一身慾火化作冰口而已。

費盡千方百計，巴得洞房花燭。

誰知兩個新人，一樣號啕大哭。